

萬曆武功錄

六

貴州

安國亨列傳

安氏以四十八部數。獮羅最大。殊弗爲郡。蠹也。獨安氏號慄悍。嘉靖庚申。會國家有大土木。亨以貴爲舍人。賜冠帶。行宣慰使事。先是亨年少。叔父萬銓借襲。頗得民心。至壬戌。銓始老于臥。這也。而以政屬亨。亨到官。管事。中間五年耳。卽與母祿氏提兵往烏蒙。擊東川。烏蒙守福榮者。謂亨母爲姑也。先是亨往烏蒙。蒙乞兵。榮不從。心竊惡之。於是。以部屬女實佐。室榮弟曰烏慮。由此聚東川。烏撒兵。往擊榮。破之。榮奔宜

賓一莊皇帝幸從。都御史杜極請褫奪亨冠帶。令諭
母散兵。方准奏復。亾何亨怨榮益深。乃今烏慮訟榮
冒襲。於是部使者以同知高曰化守備王一桂施武
臣。至木乃關。逮諸土舍。東川則祿信。烏撒則安國正。
與烏慮對簿。慮所訟皆文。致其罪不實。由此慮竟居
水西。與其悍僕路珠姪婦人。殺珠。珠弟阿落亦殺慮。
慮乃死矣。亨復留其婦實佐。及其義男祿承爵。復訟
榮殺慮。頃亨實殺其叔信。於是銓妻祿氏疏窮。及土
同知安國孝。以其狀請。大略謂亨殺四峒千餘人。欲
以水西改屬貴陽。都御史趙錦。王諍。於是後先請弓

矢。莊皇帝可之。已遣給諫大夫詔獄。而會都御史

阮文中以五章治之矣。亨免官。以子安民嗣。近還。其
後萬曆五年。又以的都朶徐他與智訟。亨竟以的都
及毛家寨二十四莊與智也。上詔曰。令二酋感恩

悔禍。各保境土。語在它傳。國亨雖免乎。頗聞居常常
戴。上不殺之威。專欲立功。以瀚雪疇昔之役。當是
時。賣羔堡有阿占。界首有阿散。阿崖。諸盜偷。阻山公
行。桴鼓晝鳴。有司莫能禽。亨皆一切以檻車膠致。威
清平壩之間。盜賊解散。居亡何。水西酋長者普。又犯
十二營。圍獲我土婦隴氏。而會備兵者吏。余一龍以

爲非亨莫可者。乃以羽檄示亨。亨竟逮捕以獻。由此
民心益思亨矣。前是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
之酋。白歸之酋。白縱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
酋。奢香有沙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
虐之酋。普也妻之酋。金鷄有阿遂之酋。得充諸驛驛
騎馬。亾何大將軍安大朝提兵至大方。諸驛騎皆鼠
竄。自是以來。道路不通。何暇治厨傳而奉諸使過客
乎。亨乃亟爲舉廢驛騎。由此稍稍復辦。亨益令夷酋
開墾。勸以農桑。察下貧者。亨必賦牛具種子。于是流
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于時四十八

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十麻葉。永則阿體等皆匍匐告于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以爲邑新被殘破。而長官安民者。年少。爪牙皆囚緣簿以爲姦。又盜賊蘇起。人人自危。願爲我畫便計。復國亨冠帶。令得行。宣慰事如初。都御史乃以其事下叅政使史。櫛文學使凌瑄。都護使楊桂議。議以爲亨母始往烏蒙。上父母家。道東川。卒往來。無它變也。至犯霑益事。亦旣案驗甚明。而況龍場十六驛。及豐濟畢節秋糧。乃以屬一舍人。誰從哉。于是比烏蒙土舍祿榮故事。請就本司得襲宣慰使。往時備大方者使。今皆議罷。聽臥這。

調度。上始復亨冠帶。是歲萬曆庚辰也。其後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都御史舒應龍劾奏。以爲亨獨奈何不疆場地乎。徒欲盜負礦砂。曾不思其下。實川貴孔道。而兼以茂林。爲盜賊淵藪。事在御史毛在疏。吏議以罰木請贖。上幸念征苗功。曰。吾今且寬之。毋逮亨也。亨竟以是時上書獻木四十株。先是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比彭世麟。楊烈故事。獻大木六十。上賜大紅飛魚衣一襲。彩段二表裏。至是賜亨猶楊酋也。亾何亨以爲運至涪州。而爲豪舉何貴所略乎。於是都御史應龍案亨餘詞。誑奏。虛冒殊恩。

上下令奪其賞賜。而亨迺謂都御史令貴攘奪于先。而今以總運復阻絕于後也。非是。其後給諫大夫常居敬上書請以亨下御史逮問。案都御史疏是時方慮黃水漂溢。乃使使者劉繡章在兩淮送奏運使也。亨所言不實。至冒稱宣慰使。尤不敬。於是翁披西堡事。又見告矣。雖然。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亨亦危矣哉。

讚曰

以余所聞。貴致諸驛騎馬。皆充自土夷。此誠得古者顧役意。而民復以爲不便者。何哉。使者結駟連騎。炫燿于道。而民猶不以時繇役也。戒之哉。戒之哉。余獨

嘉亨能辦龍場諸驛騎乎。至從走卒行微道上。令盜賊不敢入吾界。此又不可不謂優于才者矣。亨奉法循理。亦可爲治。何必殘忍哉。

安智列傳

安智者。萬銓子也。先是大父萬鎰爲水西宣慰使。而
以一日罹霜露死。而會子仁。幼。夷民願借萬銓。祝事
頃。仁春秋長。當嗣。銓去官久之。仁又罹霜露死。而會
子國亨亦幼。夷民復願借萬銓。而以智視織金阿魏
事矣。頃國亨春秋長。當嗣。銓又去官。去臥這終。銓世
數年淹乎。亨始以嘉靖壬戌到官管事。乃與吳瓊吳
阿妻若姊通。計殺安信。信死。兄智乃亂。語在效忠傳。
是後夷酋阿三。藍四。老三。李小節。及阿弟阿約。亦阻
虎場。皆并稱兵矣。而永嘉人王諍爲都御史。德化人

蔡廷臣爲御史，乃請大將軍安大朝提兵往正其罪。行至陸廣河，而以都護梁天麒直擣大方，則國亨及母福氏亦先屯朶泥橋矣。乃以其弟阿弟至水西驛，鏖戰，我師疾鬪，殺夷酋以朶楊生、阿烏等數十人。阿弟復戰，疾力殺我師，我師竟敗北走。當是時，水西谷里、威清、奢香、陸廣、金鷄諸驛驛騎馬皆畏兵遁逃而歸。智郵傳空無人，語在給諫溫純疏。是歲隆慶四年也。都御史阮文中、御史鄭國仕議，以叅將何自然宣慰宋一清，卽馳告亨。約法五章，主謀者獻，殺信及將卒抵罪。將軍令智及疏窮皆食故土，乃亨免官而

以子嗣。而汝如令。得贖廼矣。亨對曰。幸甚。願就吏。是時亨亦引兵至西溪。躲泥狗屎崖。青峒林。止營。而先以阿第。及王實。吳瓊。吳彩。務卒。惡卒。何高。王時邦。阿古。皆復輿來獻已。復出王承誥。王承爵。吳珂。王之相。赫茂材。姚廷七。曰。盡於是。唯將軍輕重布之。於是以六千金贖務卒。惡卒等罪。以三萬五千金贖殺信。及將卒罪。然水西之戰。實戰時急。兵卒由浮橋。自相奔騰。赴水死。亨自以爲無與也。自是之後。智居阿隗。織金。疏窮。居臥這。而智子國貞。行夷。目事。亨子安民。行宣慰事。並居大方。頃令臥這大方。各建守備一人。敢

奸旗鼓者斬。書奏。莊皇帝皆可之。亾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而智亦引蘭州永寧兵擊亨納白寨。竟弗得往。織金也。而携其母疏窮。闕匿沙窩。必欲得亨所部的都朵徐往矣。是歲。上元年也。都御史則龍溪人蔡文。御史則遵化人楊允中。乃下都護使高金宸麻哈守。周希賢詣木空河。累日情不得。兩酋皆未牖而去。其明年秋。亨所部阿沮阿架。又縱火燒卧遮公署。於是都御史羅瑤。御史孫濟遠。聞智欲以卧這所部架那阿冬革。以朵織金所部花隴羅革。普沙窩。易亨的都朵徐也。乃

下同知高任重。司理常正和治。請讞亨不可去。已又下郡守李濮。亨又不可去。當是時。智實吳鶴駕圭之。亨亦軻阿箇主之。而況智所部龍坑。岩頭。白岩。米平。花柳。鴨旦。諸寨。方招羅秀斌。唐老謝改童之屬。以爲羽翼。而攏兵又在黃麻党五阿沙壩翁江河之間乎。智所持爲無恐者。類如此。於是布政使羅元禎。按察使林煥章。李與善。分守使林舜道。劉世賞。兵巡使楊啓元。王恩民。文學使凌琯。大會廷中雜問。先治吳鶴。軻阿箇。猶問吳瓊也。亨始獻昺都。及所私毛家之寨。可瓦之寨。大南之寨。王莊之寨。張三壩之寨。豆紅崖

之寨。沙鍋之寨。增福之寨。阿韋之寨。阿郎之寨。黑寨
之寨。蔡官之寨。趙家之寨。潘穆之寨。乾河之寨。梨兒
之寨。高坡之寨。陂花之寨。陶家之寨。凉水之寨。北王
之寨。左王之寨。右王之寨。鮓隴之寨。皆請以屬智。終
智世而後我還也。是時都御史何起鳴。御史秦時吉。
具如吏議。它一切亨所訟智狀。皆以無驗。置不問。乃
當亨等罪。許入穀贖。於是亨一千石。智三百石。阿阻
以下皆輕重有差。上乃詔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
土。二酋皆北鄉叩頭戴天子明德而去。是歲萬曆
丁丑也。始智與亨發難時。實皆我漢人。抵于夷。幸

二酋有變而得因以爲利于智則吳鶴駕阿廢安順等。于亨則吳瓊吳阿軻阿箇等。往往借交豪貴。圖繪象貌。甚至潛伏長安。上書建章。託名賄賂。私充囊橐。離折人骨肉。亾問矣。語在御史毛在疏。余獨恨事既定。軻阿箇猶不欲撒兵。而谷王八寨聚黨至五百人。聲爲吾不伏智。乃欲從以這阿遂乎。嗟哉。此反側子。幾阻我二十四寨事也。

讚曰

以余而觀水西事。智不借永寧烏撒路墨以爲援。烏足以當亨哉。而吏議謂亨所具造。皆屬無驗。倘亦有

武王
微意乎。禮有之。兄弟之仇。不反兵。智卽以力小而求
援于永寧。無不可也。而乃以土地之故。然則智豈不
鄙乎哉。甚矣。其不講于吾禮也。